

佛祖統紀

八四十七之

門外
成
三緣系
系出
染藏本

風陵文庫
文庫19
F229
18



法運通塞志第十三

佛祖統紀卷四十七

天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哲宗

神宗第六子。母欽成皇后朱氏。十二月七日。為興龍節。陵名永泰。

元祐元年詔賜先聖廟田百頃監書一部

○高麗

王子祐世僧統義夫來朝敕禮部蘇軾館伴有司共

張甚設并張作供帳讀見漢書疏廣傳義夫四上表乞傳華嚴教乃

敕主客揚傑送至錢唐受法於慧因淨源法師復往

天竺諸慈辯諫法師傳天台教見靈芝照律師請戒

法及資持記至金山謁佛印元禪師坐納其禮揚傑

驚問其故元師曰義夫異域僧耳若屈道徇俗何以

示華夏師法朝廷聞之以師為知大體義天既還國

山門禪定
蘭若藏本

F0229-0181

乃建刹傳教奉慈辯為始祖復寄金書華嚴經新舊
三譯於慧因建閣以藏高麗寺今俗稱

二年七月張商英遊五臺中夜於秘魔巖見文殊大
士身在金色光中九月自太原出案壽陽至方山昭
化院即李長者造論之所於破屋下得華嚴決疑論
疾讀之疑情頓釋即移賒為長者立像有圓光白色
見於山南於是父老并請新其院商英乃為之記

三年敕內侍齎黃金往東林糴飾神運五殿佛像
○王容揚傑詣雙林禮大士輪藏瞻仰之次輪勿自
轉大眾歎異傑為贊以記其事傑嘗以淨土之道為
自信繪丈六阿彌陀佛隨身觀念壽終之時感佛來

迎端坐而化

四年翰林學士蘓軾知杭州道過金山謁佛印禪師
值師集眾入室軾竟造之師曰此無坐處內翰何來
軾曰暫借和上四大作禪牀師曰有一轉語若答得
當如所請若擬議即留所繫玉帶軾許之置玉帶几
上師曰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
軾果擬議師急呼侍者曰收取玉帶永鎮山門遂取
納裙為報師有偈云病骨真堪玉帶圍銚根
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
衣舊袖子迨四歲不能行及來杭請辯才法師為落髮
摩頂數日即善步軾賦詩為謝有師來為摩頂起步
趁奔鹿之句

五年神智昇法師慈雲來居越之興福時清獻趙公
抃為師適亢旱大疫久禱不應遂請師迎大士入府
治懇禱一夕雨如霍疫病亦息抃奏于朝賜所居曰
圓通錫師號曰神智初是吳越王錢鏐鎮越患目眚
夢素衣仙人言來自永嘉明且有永嘉僧投牒以大
士像獻言得之海潮示夢欲歸越城武肅即具威儀
迎之一見像即目明乃創菴曰興福以奉之
六年六月上清儲祥宮成詔蕪軾為碑其略云惟太
宗佐太祖定天下既即位盡以所賜金帛作上清宮
于朝陽門內所以旌興王之功且為五代兵革之餘
遺民亦請命上帝慶歷三年毀于火元豐二年命道

士王太初修復祠宇以日者言宮之所在為國家子
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宮始太初卒太皇太后內出
白金命道士劉應真繼之是年訖役 ○十月上幸
國子監請至聖文宣王殿行釋奠禮一獻再拜幸武
成王廟肅揖畢仲游入對因論孔子廟自顏淵以降
皆爵命於朝法服冠冕而鯉承訓詩禮及以聖道傳
孟子今皆野服幅巾以祭為未便上嘉納之封鯉泗
水侯及沂水侯
七年潁川守臣蕪軾言佛陀波利塔院祈禱屢驗乞
降敕額詔賜光梵之院波利在唐儀鳳初復回西竺
取尊勝咒經再來譯傳後至潁而亡里人漆其身造

塔以嚴事之前志言波利持梵 ○軾弟轍謫高安

端時洞山雲菴與聰禪師一夕同夢與子由出城近

五祖戒禪師已而子瞻至三人出城候之語所夢軾

曰八九歲時時夢身是僧往來陝右又先妣孕時夢

眇目僧求託宿雲菴驚曰戒公陝右人一目眇逆數

其終已五十年而子瞻時四十九自是常稱戒和上

○四明延慶中立法師令門人介然壽受業創十

六觀堂以延專修淨業之士延平陳瓘為之記瓘字

與鬼說之同東八年知定州今人多稱眉山水陸法像作贊十六篇世謂辭

理俱妙今人多稱眉山水陸者由於此

紹聖二年蘇軾謫惠州韶陽南華寺重辯請軾書柳

宗元六祖碑復題其後曰釋迦以文設教其譯于中

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

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以房融筆授故也柳子厚

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曹溪南岳諸碑妙絕古今而南

華今無石刻重辯師謂自唐以來頌述祖師者多矣

未有通亮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氏合其可不

使學者日見而常誦之 ○子瞻在惠州被命遷謫

儋耳儋州外惠守方孚容來弔曰吾妻沉氏事僧伽謹

甚一夕夢來別問何往曰當與蘓子瞻同行後七十

二日有命今適其日豈非事已前定南行之日攜阿

二日有命今適其日豈非事已前定南行之日攜阿

二日有命今適其日豈非事已前定南行之日攜阿

二日有命今適其日豈非事已前定南行之日攜阿

彌陀佛一軸人問其故答曰此軼往生西方公據也
及在僊得蜀人張氏畫十八阿羅漢遂為之贊復題
其後曰佛滅度後閻浮提眾生剛狠自用莫肯信入
故諸聖賢皆隱不現獨以設像遺言提引未悟而峨
眉五臺廬山天台猶出光景變異使入了然見之軼
家藏十八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為白乳或疑為花
枕李芍藥僅可指名或云羅漢慈悲深重急於接物
故多見神變倘其然乎今以授子由使以時修敬
三年袁州仰山有舍利石塔自然出現高二十丈
○黃庭堅謫居黔南制酒絕慾讀大藏經凡三年常
曰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之八風於四儀中未嘗相

離雖古之元聖大智有立於八風之外乎非學道不
知也大般若經云菩薩所行於利於衰於毀
於譽於稱於譏於苦於樂平等不變○法
雲秀禪師謂魯直曰君作豔歌蕩入姦心使逾禮越
禁其罪非止墮惡道而已魯直自此不復作李伯時
善畫馬師戒之曰為士夫以畫行已可耻况又作馬
伯時曰無乃墮惡道乎師曰君思其神駿念之不忘
異且必入馬腹伯時愕然乃多畫觀音以洗其過
四年四明大梅山法英禪師等十八人列狀于郡稱
杭州僧元照至郡分淨土集云是唐慈愍三藏作雖
以勸修淨業為名意實毀謗禪宗指為異見著空之
人英等今檢藏經即無此文遂作解謗一通以讀之

乞取問元照窮數真偽照無以為答乃稱古藏有本
州司知其理窮而敬其持律但令收毀元本以和解
之辭義立理最為雅正

述曰大智以英才偉器受弘律之任資持之記與
會正並行而獨盛於今時其為名世有足重者及
觀其偏贊淨土述新疏以及智者假慈愍集以眩
六祖何為其若是也邪大氏此師換身之學為有
餘而明心之道未盡善也慈愍集已毀律家猶存
新疏識者必能別之
五年二月錢唐律師元照於四明開元寺建戒壇準
律如法為東南受戒之勝

元符元年袁州木平山有舍利石塔自然出現夜放
五色虹光有丈六佛在月輪中觀音羅漢列侍左右

○詔孔子四十七代孫若虛襲封衍聖公

二年袁州東山石崖有羅漢尊像出見 ○夏四月

不雨袁州守臣王古往禱于木平山聖塔巖中放光
見白衣大士身金瓔珞獲舍利五色大如棗中有臺
觀之狀復往仰山塔所見泗州大士維摩羅漢列居
左右已而大雨霑足郡聞干朝詔賜木平塔曰會慶
仰山塔曰瑞慶

三年詔治秦陵晉宗壽陵登封令洛陽西京樓昇四明樓官至尚書

請因餘力修嵩高少林道場官民同役一朝而具名

曰面壁蘭若。既而林中產芝草十二本。兩甘露于池上。夜有光屬于天。後山陳無已為之記。

徽宗

神宗第十子。哲宗異母弟。母陳氏。

永祜陵。

建中靖國元年。法雲寺佛圖禪師惟白撰續燈錄三十卷。進上。賜御製序。○七月。東坡蘇軾卒於毗陵。時錢濟時傍旁曰。公平生學佛。此日如何。軾曰。此語亦不受。遂化。

崇寧元年。赦書節文。應天下名德僧道。為衆師法。未有謚號者。仰所屬勘會。以聞。

二年。賜中南山唐澄照律師道宣謚法慧大師。天竺山慈雲大師遵式謚法寶大師。南屏梵孫謚寶相大

師。孤山智圓謚法海大師。

三年。敕迎相國寺三朝御讚釋迦佛牙入內。供養隔水晶匣。舍利出如兩點。因製讚曰。大聖釋迦文。虛空等一塵。有求皆赴感。無刹不分身。玉瑩千輪在。金剛百鍊新。我今恭敬禮。普願濟群倫。

○詔謚白馬寺摩騰三藏。啓道圓通法師竺法蘭。開教愬持法師。雙林傳大士等。空紹覽大士。方山李長者。顯教妙嚴長者。○揚州奏泗州大聖屢見于普慧塔。○六月

置元祐黨籍。司馬光等三百九人。刻石文德殿門。○十一月。王安石陪享文宣王廟。○召海陵徐神翁入見。既而懇歸。詔即其郡建仙源萬壽宮。以居之。

初神翁為天慶觀備役執慧掃除誦度人經口不絕
四方來問灾祥稱為神翁呂惠卿赴闕枉道過之翁
曰善守善守既還朝俄以事出知單州哲宗不豫遣
惠卿至翁所翁書吉人未幾徽宗嗣位蓋預徵御名
籍後尸解而化
四年金州奏清湘有豪光見獲石羅漢賜名感應瑞
像迎置精舍大放光明
○尚書王古因閱大藏撰
法寶標目八卷其法於每經之下錄出因緣事迹所
說法門使覽題便能知旨沙門梵真為對校刻其板
於永嘉
五年正月庚子慧出西方詔毀文德殿黨籍
○詔

至聖文宣王冕十二旒服九章敕四十八代孫端友
襲封衍聖公
○十月詔曰有天下者尊事上帝敢
有弗虔而釋氏之教乃以天帝置於鬼神之列瀆神
逾分莫此之甚首司其除削之又敕水陸道場內設
三清等位元豐降詔止絕務在檢舉施行舊來僧居
多設三教像遂為院額殿名釋迦居中老君居左聖
居右非所以奉天真與儒教之意可迎其像歸道觀
學舍以正其名洛京沙門求道讀詔泣曰域中孔老
法天制教故不違天佛出世法天人所師故不違佛
自古明王奉佛以事上帝者為知此理也佛法平等
故其垂教雖聖凡俱會而君臣尊卑之分莫不自殊

祖宗以來奉法已定。一旦除削。吾恐毀法之禍。兆於此矣。聞者為之憮然。○嗣天師三十代張繼先。召至闕。賜號虛靜先生。後至泗州解化。人見在羅浮西蜀者。

大觀元年。詔將作監李遇。往啓聖院。移釋迦梅檀像。置御容殿。輿像已至。而梁殿橫梁低。不可度。衆方懼。像忽斂肩。俯首與竟度。無礙。上下為之鼓舞。上嘗聞太后禮像於足下。度線翌且上幸寺。焚香。令小瑞持紙度像足。衆失聲曰。過矣。上益嘉歎。○敕道士位居僧上。○敕左街淨因寺道楷。遷主法雲。賜紫衣。定照禪師楷表辭曰。貪道幼別。父母為之誓曰。出家

之後期。不以利名為求。當一意學道。報罔極。度生靈。答君恩。者。偷此心。永棄身命。今若窮。冒寵榮。則上負親心。下違本誓。敢辭。上遣開封尹李孝壽齎敕書諭之。楷確執不回。上怒。收付獄。有司問長老有疾。法應免罪。楷曰。平生不妄語。豈敢稱疾。罔上。遂受罰。著逢掖流。淄州都城道族莫不流涕。音體二年正月上。受八寶。大赦天下。敕淄州道楷自便師歸隱芙蓉湖之菴。居學者益至。朝廷聞之。賜額華嚴。○十月敕信州守臣劉彞齎五冊文進封漢天師正一人。真人為正一靜應真君。改賜龍虎山為上清正一宮。○西京寶應寺僧孔清覺居杭之白雲菴。依做佛

經立四果十地分大小兩乘造論數篇傳於流俗從
之者稱白雲和上名其徒曰白雲某其說專斥禪宗
覺海愚禪師力論其偽坐流恩州

鑑曰白雲之徒幾與白蓮相混特以無妻子為異其
人見其晨夕持誦躬耕自活為似可敬然察其愚
癡誕言妄干正道則識者所當深嫉而力排之也
三年敕勲臣戚里應功德贖寺自造屋置田止賜名
額蠲免科敷從本家請僧住持不許指占有額寺院
充贖寺功德許御史臺內侍省彈劾施行

四年慧出東方大赦免元祐黨人

文和元年敕先聖廟用二十四戟曾參筆所封侯爵

犯先聖諱甚失弟子尊師之禮別擬封者七人

曾子
先封
瑕五伯司馬牛楚五子張死五石處魯五琴開頓五
南宮子容龔五已上人七十弟子數在立明瑕
五已上三名在從祀數

述曰世之為儒者知尊天子為先聖而不知避其
諱如唐宋詩人好以先聖名為戲其不知禮若是
退之詩云乘桴追聖丘歐陽詩云仁義丘與軻又
丘門安敢輒論詩二儒排佛老尊孔孟常切切然
而反侮聖人之名韓歐尚不知禮餘不足責也大
哉 祐陵之知尊先聖也謂曾子等封邑犯諱為
失弟子之禮而別擬其封後世為儒者有能推此
意義達之中朝之行回避之條豈不為儒門之有

師法

筠州沙門惠洪字覺範坐交宰相張商英節使郭天信流崖州靈源清禪師聞之歎曰蘭植中墜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抱彌年之丹古人謂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在覺範有之矣
二年侍郎邊知白自京師至臨川觸暑成病忽夢白衣天人以水灑之頂踵清寒覺而頓爽於是集古今靈驗作觀音感應集四卷行於世刻板○嘉州奏風雷折古樹中有定僧小髮被體詔興至禁中譯經三藏金惣持令擊金磬以覺之音教寢也詢其名曰我遠法師弟慧持也因遊峨眉至此問欲何歸曰陳留古樹

中詔以禮送之因圖形製讚云七百年來老古錐定中消息許誰知爭如舊履西歸去生死何勞木作皮凡三偈今錄其一出普燈

述曰持師本傳謂在郛縣龍淵順寂有臨終遺命今乃云遊峨眉至此意者聖師神化不可以生死之迹為之拘也

三年譯經三藏明因妙善普濟大師金惣持同譯語仁義筆受宗正南遊江浙至秀州車溪密印寺沙門澄鑑問三衣右會及旋遶左右惣持答曰聖教但言以衣覆身不曾挂於肩上西天遶旋自北至東耳述曰自昔議右遶遶圍也作繞者纏也非如因草菴之立言

有二句。自佛之右自我之右。盡矣。然草菴誤執自我之右。謂右祖。便於執作。右躬是吉祥。卧涅槃經頭。右回詮善。便易以表善。左回偏僻。以表惡。右回如老聖髮。右旋。佛人左旋。唯皆是自我義。遂於涅槃金棺右邊。自東而南。謂是譯人之誤。而不知其自誤也。夫自我之右自用也。自佛之右。違佛也。今所立義。是違佛而違慕也。何關自我之用邪。大經右邊拘尸正。是此義。今人右邊多用自佛。其事已定。尚恐感於草菴之言。故不得不辨。金趨持。自比至東。正自佛之右也。若南山東回北轉。自是說戒集眾之義。此自我之右也。毋感。

崖州惠洪得旨自便

四年方士言陳留八關寺佛指乃海狗指耳有詔取驗火焚鐵捶十餘日色不變劫加禮還之

六年賜先聖廟禮器大成新樂以備家祭釋奠之用
○詔老君名耳字伯陽謚聃並見於經傳今士庶多以爲名字甚爲瀆侮自今並令禁止著于令
○詔以列子莊子陪饗太上之祠
○九月一日杭州靈芝元照律師趺坐遷化謚曰大智毗尼之學親自佛制衣殊已下不措一亂如世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大法東度律學未明至唐正觀南山律師始作戒疏業疏事鈔以弘四分流傳四百載釋義六十家唯允堪師

會正記獨為盡理。至熙律師始約法華開顯。作資持記以明南山之宗。於是會正資持疏為一派。七年初永嘉道士林靈素挾妖術遊淮泗。乞食於僧寺。是年至楚州。與僧慧世抗言相歐。辨于官。郡倅石仲喜其口辯。脫之。挈入京師。謁太師蔡京。以為異人。引見上。即謔言曰。上即天上長生帝君。居神霄玉清府。弟曰青華帝君。皆玉帝子也。蔡京即玉清左相。伯靈素乃書劄仙吏褚惠也。上大喜。賜號金門羽客。築通真宮以居之。因自號教主道君皇帝。建寶籙宮。設長生青華二帝像。詔改天下天寧觀為神霄玉清宮。靈素既得幸。念楚州之辱。日夜以毀佛為事。引方

士劉棟為已助。上益安其說。云初是上嘗夢赴青華帝君。召遊神霄宮。覺而異之。敕道錄徐知常訪神霄事。或告曰。太一宮道堂林道士累言神霄尊作詩題于壁。知常以聞。召入見。上問曰。朕昔見東華帝君。聞改除魔髡之語。何謂也。靈素遂縱言曰。佛教害道久矣。今雖不可滅。宜與改正。以佛刹為宮觀。釋迦為天尊。菩薩為大士。僧為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笏。詔可。正

權作林
靈素傳

趙氏賓退錄云。東坡守揚州。夢行山間。一虎來噬。有道士叱虎去。明且一道士投謁曰。夜出不至。驚否。坡咄曰。鼠子未欲杖汝背。汝謂吾不知汝子夜

術邪道士駭而退。徽宗夢神霄蓋此類也。
 述曰：明皇夢空中楚金二字為書多寶塔額。肅宗
 夢僧誦寶勝如來代宗夢遊山寺。本朝仁宗夢
 景德寺門龍蟠神宗夢神僧馳馬空中此皆佛力
 法力諸師慈善根力自然感化之所致耳非同神
 霄子夜妖術之比。恐癡人妄引自證故不得不區
 別之。

詔法燈禪師住襄陽鹿門郡將諷諸山辨金帛請京
 師作千道齋師曰童牙事佛且非風狂豈當用十方
 檀施千里以媚道士郡將媿而止叢林聞而壯之西
 蜀寶梵大師昭符魯直稱之曰知文知武染衣將相

也其嗣圓明大師敏行子瞻稱之曰讀內外教博通
 其義以如幻三昧為一方首者也燈父事圓明大父
 事寶梵有自來矣石門文
字禪

重和元年詔建道學科治老莊列子書置元士高士
 大士上士良士方士居士逸士隱士志士凡十品又
 置道階太虛大夫至金壇即視中大夫至迪功即侍
 晨視待制校籍視修撰授經視直閣○七月詔建壽
 山艮岳時大旱靈素禱雨無驗蔡京始言其姦偽上
 不聽通真宮一靜室常封鑰京遣人廉之有黃羅帳
 朱漆倚卓京具以奏隨駕往視之但粉壁明窓而已
 京惶恐待罪

宣和元年正月詔曰自先王之澤竭而胡教始行於中國雖其言不同要其歸與道為一教雖不可廢而猶為中國禮義害故不可不革其以佛為大覺金仙服天尊服菩薩為大士僧為德士尼為女德士服巾冠執木笏寺為宮院為觀住持為知宮觀事禁毋得留銅鈸塔像初釋氏之廢外廷莫有承向者開封尹盛章為姦人激以利害始為之從乃以上旨諭蔡京京曰國家安平日久英雄無所用多隱於此徒一旦毀其居而奪之衣食是將安所歸乎必大起怨咨眾而為變諸君他日盍使誰任其咎上聞之怒曰是輩欲懼我耳京家人勸之曰上怒矣京曰吾以身當之

以報佛會僧徒將投牒於京求辨論盛章廉得之捕其首高僧日華嚴朋覺二律師凡七人杖殺之左街寶覺大師求道上書曰自古佛法未嘗不與國運同為盛衰魏太武崔浩滅佛法末三四年浩竟赤族文成大興之周武衛元嵩滅佛法不五六年元嵩敗死隋文帝大興之唐武宗趙歸真李德裕滅佛法不一半歸真誅德裕竄死宣宗大興之我國家太祖太宗列聖相承譯經試僧大興佛法成憲具在雖萬世可守也陛下何忍一旦用姦人之言為驚世之舉陛下不思太武見弒於闍人之手乎周武為鐵獄之囚乎唐武受奪壽去位之報乎此皆前監可觀者陛下

下何為幽惡君之禍而違祖宗之法乎書奏上大怒
勅流道州上以京執不肯行遂罷輔相之議專決於
左右盛章逼僧錄洪炳上表奉旨於是盡改僧為德
士悉從冠服否則毀之京數懇列於上前曰天下佛
像非諸僧自為之皆子為其父臣為其君以祈福報
恩耳今大毀之適足以動人心念非社稷之利也上
意為之少回

述曰蔡京初見靈素以為異人引而進之將結知
於上以固其寵耳及靈素得君而橫罷佛興道京
始懼物論亟言其妄無及矣亦猶京初薦童貫以
為能事及專主北伐不悉稟廟堂京始大疾之屢

言其過無及矣大抵蔡京以姦人之資欲引黨助
已以專國政而童貫靈素亦姦人之流故不能相
容而又相疾然則蔡京之進一姦不能無罪矣或
謂京能言一姦之罪者知悔舉也則將應之曰京
以一姦專擅不與已協言其過者疾之之辭非同
中正君子之清議也

泗州浮圖僧伽像將加以冠忽風雨晦冥裂其冠墮
門外太守聞之大驚遽詣像前謝曰僧伽有靈安敢
再瀆獨醒志○勅廢乾明寺為五寺監揚戰議廢太平
興國寺為邸肆民舍初抗正殿廢佛像於殿基之下
肢體破裂已而戰病胃腹潰裂而死庚堅志○上與靈

素講道便殿有青巾弊衣徑升殿不揖靈素識之曰
呂大又來矣。遽趨殿隅而隱。唯粉書一詩云。高談闊
論若無人。可惜明君不遇真。欲問古今休咎事。須防
午未丙丁春。上知洞賓之來。為之歎息。後皆如其言。
○詔天下建神霄宮。州郡懽費多。以巨剎易其額。太
平州將折承天寺。一之日董役兵官墜馬死。二之日
都匠墜屋死。三之日兵官墜馬折臂。主其議者石儀
曹一子十歲。為金甲神。褫去其衣。納于浴室。火龕中
聞神言曰。石某絕嗣。是年子亡。石客死京師。○永道
至道州。郡守僚屬同時夢佛像。荷柳入城。翌且師至。
守知其異。令善待之。城中軍民多患寒疾。或求救於

師。師素受西天真言法。病者飲所呪水。及為摩頂。無
不愈。求者既多。乃為治於營內。以咒之。○三月京師
大水。龍鼉出於院舍。官廟危甚。詔靈素率道士治水。
屢日無驗。役夫數千爭舉。挺欲擊殺之。靈素走而免。
上聞之不樂。俄而泗州大聖見于大內。凝立空中。旁
侍慧岸木叉。上焚香拜禱。大聖振錫登城。誦密語。頃
之一白衣裹巾。跪于前。若受誠諭者。萬眾咸覩。疑龍
神之化人也。既而水退。詔加僧伽大聖六字。師號靈
素。復勸上削去之。以舍人許翰制辭。太褒罷其職。○
六月詔封莊子微妙元通真君。列子致虛觀妙真君。
○九月羣臣率僚屬奏林靈素姦邪小人。妄議遷都。

段除佛教罪當誅戮不報○十月靈素與宦官分黨
 交諍又於道上冒太子節上始惡之榜于神霄宮曰
 褚惠罪惡不悛帝令削其仙籍永為下鬼十一月放
 靈素歸温州賜死于道囑門人歸葬為數虛冢高宗幸江
 心改其故宅為寺遣人發其冢將加教焉以不知其處遂止於是內外俱以廢佛
 教之罪歸之○餘姚法性行持禪師初受請過上虞
 邑令王君請說法要師登座云頭戴烏巾身披鶴氅
 分明好个神仙解弄曹溪技倆令與大眾皆擊節長
 歎時會中有垂泣不能已者師號牧菴得法於象田
代於赤盤為高伯祖歷住雍州雲門雪竇護聖名列祖圖○石門惠洪禪師寓湘
 西谷山取雲門臨濟兩宗自嘉祐至政和九八十一

人為禪林僧寶傳三十卷自寧通慧之後傳僧史者
 唯師而已○昔雲居祐禪師於宏覺禪師塔東作外
 塔曰凡住持者非生身不壞火浴無舍利者皆以骨
 石填於此其西作外塔曰凡僧衆遷化者藏骨石於
 此謂之三塔白雲端禪師曰天下叢林之興大智之
 力也百丈大智祖堂當設達磨像於中大智像西向開
 山像東向不當止設開山而略其祖宗也覺範論之
 曰白雲雲居識度高遠斯可為天下法也
 二年正月上元節御樓觀燈簾幕重密下無知者忽
 一人群衆躍出黑色布衣若僧童者舉手指簾謂上
 曰汝有何神乃敢破壞吾教吾今語汝報將至矣

上怒命中使傳旨治之。箠掠亂下，加以炮烙，復奪其肉，終不語亦無痛苦狀。上大不樂，為之罷會，以其人付獄，盡之。本朝通鑑 ○八月有賣菜人至宣德門下，釋擔向門戟手而詈曰：汝壞吾社稷，太祖遣吾來，說汝宜速改，捕下，開封府獄。一夕則不知向所云，蓋神附之言也。通鑑 ○是月下，詔曰：向緣姦人建議，改釋氏之名稱，深為未名。前旨改德士女德士者，依舊稱，為僧尼。○九月，詔大復天下僧尼道州，求道量移近郡。已上國朝會要本朝通鑑道法師傳林靈素傳

述曰：佛法厄運，故必有姦人為之亂法，而丰上竟受其蔽，及運當泰來，故眾人交攻，丰上一寤，於是

降詔自洗，指靈素為姦人，而且大復佛法。初降詔，明皆法運使之然也。

七年四月，四明東湖二靈山知和菴主亡，師晚事南岳辨師。嗣東林 因遊方至四明郡，以名利邀之，力距不受，問其故，曰：近世住山者多，以賄得吾，耻之，弗為也。正言，陳未與之遊，自雪竇招居二靈山，金欄菴，三十年不出山，問道者以未至其居為之耻，嘗有一虎為侍師，既亡，虎卧死于燼餘之地。三年有僧自蜀來，問海尊者何在，人言此但和公耳。蜀僧曰：正其人也。見其塔，曰：此非吉地，歲餘勸土人為結石龕，易葬之。見骨身舍利盈溢，光耀林表。○六月，道州求道得骨。

放回敕住昭先禪院賜名法道以旌護法○八月詔
罷黃老學

八年七月吳國公主敬重空門敕品官庶民如有毀
辱僧尼罵稱禿字者照祥符三年指揮治罪○十二
月上遜位于皇太子居龍德宮稱太上皇

述曰恭惟道君上皇以聰明神武之姿當天下
之無事其於法祖宗之崇佛可謂至矣賜續燈
錄製序追謚漢唐諸祖師恭禮釋迦佛牙為之製
讚此十六年之良心也一旦姦人用事尚道而毀
佛於是上心始惑而宣和廢釋之詔行矣既而天
降鴻水後夫舉挺以逐靈素忤宦者之黨冒儲君

節上始大惡之榜罪于門放死于路亟下詔罪
大復佛法罷黃老學然則上之良心猶故不失是
蓋大法之厄運而魔外得以肆其姦也何復乎
道君之聰明神武哉

欽宗

衛宗長子母恭顯皇后王氏
四月十三日乾龍節陵名未詳

靖康元年正月金虜犯闕二月金虜退○五月詔毀
王安石陪享○詔曰比自大觀初聖節行香許就
道觀今後道君聖節仍就道觀若乾龍節仍就佛寺
建道場一月一依祖宗舊法其道士官階並與追毀
○十一月金虜再犯闕詔皇弟康王為天下兵馬大
元帥

二年正月。上幸虜營。二月道君幸虜營。四月虜退。二
帝北狩于韓州。五月康王即皇帝位于宋州。

述曰。太祖始封宋。其後遂以建國。既汴京失守
而高宗即位于宋。所以上合建國之符。下昭中
興之祚也。

十月上幸揚州。遣使八輩召金山克勤禪師。請行在
所演說禪法。賜號圓悟。○東京留守宗澤蓋忠愍人承
制命。法道法師住左街天清寺。補宣教郎總管司參
謀軍事。為國行法。護佑軍旅。師往淮潁。勸化豪右。出
糧助國軍。賴以濟。

法運通塞志第十三

法運通塞志第十四

佛祖統紀卷四十八

志磐 撰

天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高宗

徽宗第九子。母賢妃。韋氏。追謚顯。

仁皇后永思陵。

建炎元年。上駐蹕維揚。

○初隆祐太后孟氏將去國。

南嚮。求護身法。於道場大德有教。以奉摩利支天母
者。及定都吳門。念天母冥護之德。乃以天母像奉安
于西湖中天竺刻石。以紀事。案不空三藏譯摩利支
天經念誦法云。南無釋迦牟尼佛。南無摩利支天
菩薩。我弟子某甲歸命三寶。摩利支天菩薩。願護我
身。無人能見。我無人能知。我無人能捉縛。加害我。無
人能欺誑。責罰我。無人能債我財物。不為怨家能得。

其便即說最上心真言曰唵摩利支娑縛賀或百聲或千聲王難中護我賊難中護我失道曠野中護我水火刀兵中護我鬼神毒藥難中護我惡獸毒蟲難中護我一切怨家惡人難中護我佛實語護我法實實語護我僧實語護我天實語護我仙實語護我一切處一切時願常護我弟子某甲娑縛賀誦時想菩薩作天女形瓔珞莊嚴坐蓮華上左手執天扇右手垂掌向外作與願勢若欲見天真身求勝願者誦滿十萬徧佛言此天常行日月前日月所不能見我因知此天名得免一切厄難

二年三月唐州泌陽尉李珪遇北虜入寇挾一僕單

騎走夜匿道旁空舍聞車過聲遣僕問唐州賊何在見車中人長丈餘面藍色驚而返珪即乘馬追及之前致敬曰珪避寇至此敢問車中何所載其人曰此京西遭劫死人名字天曹定籍汝是李珪亦其數也珪大怖告曰何法可免願賜指教人曰能且且念摩利支天菩薩七百徧向虛空回向天曹聖賢則死籍可銷可免兵戈之厄珪方拜謝駕車者疾馳而去自是不輟誦持轉以教人皆得免難賈德仁板行述曰摩利支天經藏中凡三譯唯本朝天息灾本咒法最多仁宗親製聖教序以冠其首雖未聞行其法者而菩薩之緣已開先於此時矣當

高宗之南渡也隆祐受教大德獲奉像之應李珣
請命神人致稱名之功至矣哉威德悲願殆與圓
通大士俱不思議釋迦自云我因知此天名得免
一切厄難信菩薩遠本又在釋迦之先也今茲中
原多故兵革未銷士夫民庶有能若終身若全家
行此解厄至簡之法吾見天母之能大濟於人也
十一月勅賣四字師號價二百千

三年正月金虜入淮上幸建康八月上發建康十一
月虜酋兀朮宗弼陷杭州錢唐令朱畢率弓兵與之
戰力不敵走天竺山虜奄至遂遇害初是圓應法師
德賢慈雲下世為兒時相者曰他日有官厄唯出家可

免遂落髮往靈山參學于淨慈後竟繼其席臨終謂
門人曰吾生前以道力免難死後猶有殘業門人造
像入祖堂乃以鐵護其頸及虜至其首真珠玉者至
靈山祖殿般像皆立獨師像不起酋怒令斬之以頸
有鐵不可傷乃積薪盈門縱火焚之薪盡而屋如故
或見神僧千數執瓶注水出沒空表虜衆大驚而退
初如靖法師主上竺兀朮入境師預感夢知此山厄
運不可免戒衆令避之及虜至或謂可以禮送即聲
鐘集衆虜疑其抗已縱兵大掠火其寺○十二月己
卯六上幸明州壬午九次定海御樓船癸巳二十虜
陷越州癸卯三十浙東制置使張俊與虜戰于明之

西門俊見民間多織席遣兵斂取之以重席覆于路
虜騎踐席上皆足滑而仆因急擊之斬首甚衆此皆老相傳與國史所載不同

四年正月甲辰日上次靖頭入白峯菴僧歲朝禮懺
上前立其旁聞保國安民之辭喜甚為徘徊茗飲而
行今御座特旨先統石刻在菴中丙午三次台州章安鎮入金鼇山
寺有老僧禱佛前皆憂時保國之語上問何典答曰
護國金光明懺上因宿于寺後駐蹕臨安歲賜輦下
諸寺金帛修舉此法初上在京師有異人授一詩云
北嶼灘頭一艇橫夕陽多處待潮生共君不負登臨
約同向金鼇背上行及幸海登金鼇坐榻上見壁間

題此詩始悟異人示先識也○庚戌虜陷明州其
酋奄至南湖寺衆先已奔散獨介然不肯去酋訶之
曰不畏死邪然曰貪道一生以願力建此十六觀堂
今老矣不忍捨去以求生也酋義之曰師幸為我歸
北朝建觀堂一如此規制遂虜以行虜兵至湖心逼
律主元肇行師忻然無難色至京口謂左右曰吾將
西歸即聞笙歌之音一時軍民咸見師念佛西望而
化師即參政陸佃之孫○初宏智禪師正覺主天童開拓衆宇
聚衆至千二百人虜之入境也衆將散師止之曰虜
不至此無用避及虜登塔嶺見神兵滿山谷大懼而
退○育王山月堂禪師道昌聞虜且至就山後掘一

窞捧釋迦舍利塔坐其中以陶器覆於上虜酋至不
得塔大怒將火其屋忽壁間觀音畫像放光出水滿
地輪藏自轉酋大怖拜禱而去越七日開窞取塔水
至頸不沒○丙寅二月上次温州館頭留十日○二月
乙亥三上次江心寺有旨以林靈素故居為資福教
院丞相呂頤浩舉圓辯法師道琛主之○丙子虜
兵退初杭人以時方兵旱迎上竺大士于郡中法慧
寺侍香火者道元慮至求索舉藏于井取他像置行
殿虜還自四明再犯杭州果詰問大士所在徑取之
去并驅道元行元默哀禱夜至許村若有人導之者
遂得逸歸告于郡時虜焚其城不知井所在忽聞全

聲就求之獲井出像○三月己未十七上發江心土

留寺中半月趙汝回詩云思詔法道法師隨駕陪議

軍國事上欲加以冠冕師力辭詔加圓通法濟大師

○四月上駐蹕于會稽天旱詔道法師禱于圓通在

城即自兩至上大說○七日道君二帝自韓州遷于

五國城續稽古錄

紹興二年正月上駐蹕于錢唐升為臨安府上每於禁

中書金剛圓覺普門品心經七佛偈暇日常自披讀

以發聖解又御書阿育王山舍利塔曰佛頂光明之

塔○二月詔再建天竺觀音大士殿○四月詔孔子

四十九代孫玠襲封衍聖公孔瑞友○召法道法師

入見上從容謂之曰上皇為妖人所惑毀師形服朕
為師去此黥涅道對曰上皇御墨不忍毀除上笑曰
此僧到老僅疆乃敕住廬山太平禪寺

三年二月廬山道法師申劄都省稱崇觀之後崇寧大觀
道士叨冒資品林靈素王冲道輩視兩府者甚衆遂
令道士冒居僧上靖康建炎道士視官已行追毀而
國忌行香寺院會集猶敢傲然居上其蔑視國法有
若此者今欲復還祖宗舊制僧史略具載每當朝集
僧先道後並立殿廷僧東道西凡遇郊天道左僧右
尋送禮部取到太常寺狀稱因革禮乾德元年宣德
門肆赦故事道左僧右又檢照嘉祐編勅并紹興新

書並以僧道立文為次其政和條內道僧觀僧交道
士位在僧上並已刪去不行尋蒙朝旨依條改正以
僧居上十一月太常寺編符諸路應行香立班諸處
聚會並依祖宗成法以僧居左此依準開寶五年詔旨也○八月
自治平末始鬻度牒舊以黃紙印造偽為者多戶部
朱異始奏令僧道用敕綾牒

述曰唐明皇天寶中度牒已用綾素本朝太宗
初年普度十七萬真宗天禧普度二十三萬應
此時但用紙牒使之易辨今既行賣發重其價故
用敕綾比同品官之告身亦見朝廷之重僧也

吳郡延祥院僧茅子元者初學于梵法主依教台宗

出圓融四土圖晨朝禮懺文偈歌四句佛念五聲勸
諸男女同修淨業自稱白蓮導師坐受衆拜謹葱乳
不殺不飲酒號白蓮菜受其邪教者謂之傳道與之
通娼者謂之佛法相見傲僧慢人無所不至愚夫愚
婦轉相誑誘聚落田里甘樂其妄有論于有司者正
以事魔之罪流于江州然其餘黨效習至今為盛門

統正

議曰嗟夫天下之事未嘗無弊也君天下如禹湯
而有桀紂相天下如周召而有斯希道本老莊而
有歸真靈素釋本能仁而有清覺子元信三教皆
有其弊也所謂四土圖者則竊取台宗格言附以

雜偈率皆鄙薄言辭晨朝懺者則撮略慈雲七懺
別為一本不識依何行法得今四句則有類於懺
歌佛念五聲則何關於十念號白蓮妄託于祖無
導師僭同於佛假名淨業而專為姦穢之行猥褻
不良何能具道嗟夫

四年偽齊劉豫同金虜入寇上下詔親征九月上親
詣天竺大士殿焚香恭禱孟平北虜既而淮東宣撫
使韓世忠敗金人齊人于承州世忠獻俘行在因陳
戰沒之人乞加贈恤上感然曰死於鋒鏑誠為可閔
即敕直學士院胡松年具詞建水陸大齋以為濟度
是夕也有見鬼神來會甚衆有夢戰死者咸忻然相

慶以爲自此得生善趣者上聞之大說

五年彌月大旱詔道法師入內祈雨結壇作法以四金瓶各盛腳水默祝遣回急足投諸江使未回而雨已洽上大說特賜金鉢○九月上幸天竺大士殿炷香作山應如奏對如流上說賜萬歲香山以供大士及度牒銀幣之類

七年前司諫陳公輔上疏乞照祖宗成法不許執政指射有額寺院應臣僚前曾陳乞有額寺院充墳寺功德者並令改正許與無額小院詔可初是知院李綱占常州普利及邵武興聖臺臣論奏以兩處俱爲有額有所違礙詔令別占無額小院上論爲快又樞

密沈與求奏稱墳寺妙嚴院雖本家建造既元有額不當撥賜上以爲自造之屋不必改正時諫謂臣與求能體祖宗法意章今日之弊宜從所請有旨許之九年勅天下州郡立報恩光孝禪寺爲徽宗專建追嚴之所

十一年五月宰相秦檜以徑山宗杲爲張九成黨毀衣牒竄衡州塔銘 ○上謂輔臣曰佛法入中國士大

夫靡然從之上者信於清淨之說下者信於禍福之報殊不知六經廣大靡不周盡如易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禮之正心誠意者非佛氏清淨之化乎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與書

你善降之百祥，你不善降之百殃。非佛氏禍福之報乎。

十二年左右脩職郎詹叔義上財賦表乞住賣度牒朝廷從之。時臨安府乞度牒修天竺大士殿，敕給錢五萬緡。謂侍臣曰：朕觀古者人主欲除釋老二教，或毀其像，或廢其徒，皆不及久，往往愈熾。今不放度牒，則自可漸銷而制勝。

十三年右司諫詹大方奏曰：頃者鼓倡浮言，張九成實為之首，徑山宗杲從而和之。今宗杲已竄為之首者，豈可不問詔張九成南安軍居住。○臨安府道士劉若謙申省乞道士序位在僧上，妄稱別得指揮都

僧正善達陳狀乞檢準紹興三年都省批送法道法師乞復祖宗舊法，繼蒙朝旨批下依條改正。應行香立班諸處聚會，以僧在上，告示劉若謙取知委狀。後有妄詞以違制論。○勅西湖北山建天申萬壽圓覺寺。○敕再修西湖壽星院。主事者乞撥度牒，上曰：言者皆欲賣牒以資國用，朕謂不然。一牒所得不過二百緡，而一夫不耕矣。若住撥十年，則其徒自少矣。十五年敕天下僧道始令納丁錢，自十千至一千三百。凡九等謂之清閑錢。年六十已上及殘疾者，聽免納。道法師致書於省部曰：太法東播，千有餘歲，其間汗隆隨時，暫厄終奮，特未有如今日，抑沮早下之甚。

也。自紹興中年僧道征免丁錢大者十千下至一千三百國四其民士農工商也。僧道舊籍仕版而得與儒分鼎立之勢非有經國理民之異以其祖太聖人而垂化爲善故耳。至若天災流行雨暘不時命其徒以禱之則天地應鬼神順抑古今耳目所常聞見者也。夫苟爲國家禦菑而來福祥亦宜稍異庸庶之等夷可也。若之何遽以民賦賦且數倍。今天下民丁之賦多止緡錢三百或土瘠民勞而得類免者爲僧及不獲齒於齊民以其不耕不蠶而衣食於世也。夫耕而食蠶而衣未必僧道之外人人耕且蠶也。云云。述曰：自僧道同丁夫而出征賦以免之豈獨道之

恥亦國家不知尊尚二教之恥也。今州家征免丁則必舉當年多額以責之而不顧僧之存亡去住既又欲以虧額均賦諸寺者其爲患皆此類。嘗考郡志云：僧道免丁歲無定額官吏曾不省此。王荆公創新法當年後世誰不知爲民患。然今之爲政者語安右則目之小人追民賦則仍用其立法蓋利源一開雖有聖人之治所不能革以人心好利者同然耳。然則爲利創法者未嘗不爲後世患悲夫。

十七年七月寶覺圓通法濟大師法道趺坐說法合掌而化建塔于北山九里松。

十八年上幸太學謁先聖先師命國子司業高閔講周易上製文宣王讚及顏子以下七十二弟子讚刻石于太學

二十一年初太后韋氏北遷之日以道家四聖有神助至是改孤山為延祥觀以奉之遷法師全身于馬腦坡見陶器中舍利無筭○十一月謫衡州宗臬量移梅州

述曰自古公卿與釋氏遊者重其道敬其人耳本朝公卿交釋氏者尤為多未聞以語言之過交相為累者洪覺範之竄朱崖坐交張無盡臬太慧之流衡陽坐交張子韶而皆以語言為其罪夫儒

釋之交遊不過於倡和以詩談論以道否則為廬山結社之舉耳豈當陷賢者於姦佞而鉤黨於林間之人哉其為法門不幸有若二師者言事之過論九重之不察也

二十三年十月給事中知澶州馮楫字齊川號不勤居士委漕

使攝郡事別僚佐具衣冠望闕再拜著僧衣升座橫

柱杖膝上說偈言而化始楫問道於臬佛日頓悟心

旨南渡之後所在經藏殘闕楫以奉資奉資音鳳造大

藏經四十八所小藏四大部者亦如其數世以華嚴

殊芬為所至與高僧逸民續蓮社時賢咸從其化

二十四年詔以上天竺為御前道場特免科敷等事

○寓衢州衍聖公孔玠卒，詔其子搢襲封衍聖公。是為五十一代。

二十五年，初是治平，初飛山戒珠禪師依高僧三傳來修行淨業，臨終往生者，作淨土傳三卷。元豐間，尚書王古增補新聞，通為四卷。是年，錢唐陸師壽續集往生淨土者為八卷，易名寶珠集。

二十六年，張九成知温州，九成謫南安軍，十四年寓橫浦，僧舍日談經，著書以自適，嘗曰：六經皆妙法也。○九月，禮部侍郎吳秉信卒，紹興初時，相諱言兵事，任秉信為黨人，乃歸四明城南築菴，禪坐製一棺，夜臥其中，至五更，令童子扣棺而歌曰：吳信叟歸去來。

三界無家不可住，西方淨土有蓮胎。歸去來，聞唱即起，禪誦父之檜相亡，召為禮部侍郎。時國用匱乏，秉信請賣度牒以裕國，因言及秦黨尋被論，以佞佛邀福，出知常州。既而復被召至蕭山驛，舍令家人靜聽。咸聞天樂之音，即曰：清淨界中失念至此，金臺既至，吾當有行，言訖而逝。○十月，敕量移梅州，宗杲復形服，放還。十一月，詔住明州阿育王山。

二十七年八月，禮部侍郎賀允中上殿，上問天下僧道幾何，答曰：僧二十萬，道士萬人。上曰：朕見士大夫奉佛者多，乞放度牒，令田業多荒，不耕而食者二十萬人。若更給度牒，是驅農為僧也。佛法自漢明入中

國其道廣大終不可廢朕非有意絕之正恐僧徒多
則不耕者衆故暫停度僧耳聖政錄

述曰 高宗聰明而達於權道故不放度牒將抑
僧以助農如古人排佛正以不耕為國蠹可謂知
政本矣然嘗論之今之為僧者未暇以學道言之
或迫於兄弟之衆多或因無田而不耕皆天下之
閒民也深山蛇虎之鄉邊海斥鹵之地非田也出
家之士率衆力馮志願幸而可開為畝皆天下之
閒田也以閒民食閒田未嘗為農病也矧今為農
者常自多常苦於天下之田少而寺院之產常自
定不令閒民為僧則農益多而常田少農始

病矣去而為商賈為百工為遊乞為倡優趨末者
紛紛然又不能為則盜於海劫於陸無所而不為
矣然則驅閒民而僧之是亦為收之權道也可不
講明乎

十月六日住天童山正覺禪師沐浴更衣正坐而化
齒髮道具自然生出舍利葬全身于東谷謚曰宏智
禪師妙光之塔有禮塔求舍利者皆如其意洞山下九世
二十八年二月詔佛日禪師宗杲再住徑山○七月
起居舍人洪遵論鑄錢未及額上諭大臣令民間銅
器以他物代之乃出御府銅器送鑄錢司大斂民間
銅器寺觀佛像鐘磬並令置籍每斤收錢二十

述曰紹興之際住鬻牒不以此為利而且征僧道
免丁筭寺觀鐘磬所得無多而徒使後世指為作
古蓋小臣濬叔義以財賦之說報人主之心而當
時輔相不能開陳為利之輕重耳

二十九年賜嗣夫師三十二代張守真為正應先生
三十年十一月住靈隱道昌禪師上表乞頒行度牒
不報

三十一年禮部侍郎吳子才奏乞頒行度牒言事者
以接佛作之罷歸田里○七月金虜主元顏其徒居
汴京九月自將入寇兵號百萬中竺寺沙門曇瑩學
禪悟身屢對禁中至是策以易數謂亮當斃於江北

十月下詔親征浙西總管李寶以舟師敗之密州中
書舍人虞允文收都統王權散卒敗之采石亮欲渡
瓜洲令於衆曰三日不渡江當盡殺諸將衆苦其虐
夜半諸酋射帳中殺之而遁

三十二年正月上歸自建康五月詔禪位于皇太子
○十月淫雨不止上遣內侍禱于上竺療煙始升曉
日開霽上喜出內府玉器三品以施大士殿壽成大
后施七寶冠○賜徑山宗杲大慧禪師

孝宗十月二十二日會
慶節 永阜陵

隆興元年初是太祖後十世子無為嘉興丞妻張氏
夢神人稱崔府君擁一羊與之遂娠初封普安郡王

○上初在王邸遣內都監至徑山問道於杲禪師師
答以偈曰大根大器大力量荷擔大事不尋常後在
建邸遣內知客至山賜妙喜菴三字及真讚至是悉
取向賜識以御寶是年八月十日師示寂上傷悼不
已賜謚普覺塔曰寶光語錄入大藏右相湯思退參
政李昉內翰任藥禮部侍郎張九成給事中馮楫皆
問道有悟入魏公張浚撰塔銘 ○何蓐衣居平江壽皇賜名
通神先生官為造菴御書通神為扁道俗強邀入菴
大笑而出復棲故處結草為衣病者乞坐處草煎湯
飲之病為愈

乾道元年二月召靈山子琳法師入見問曰朕欲讀

經以何為要師曰金剛圓覺最為要道又問參禪之
法師曰直須自悟上說賜號慈受 ○上將立謝死為
右遣監內侍詰何蓐衣菴而不告所問止令說一二
句來內侍留數日敬禱之曰皇帝見遣願賜一語以
復命尚大怒振衣而出監隨之至天慶觀門回首曰
為天下母監即日歸奏妃遂王位中宮 ○二月以鄭
國公主出家敕品官庶民有毀辱僧尼罵稱禿字者
依祥符宣和敕旨品官勒停庶民流千里仲天下州
軍徧榜曉諭仍許僧尼錄白指揮與度牒隨身永同
公據應僧尼過犯官司不得私理須奏聞取旨施行
三年二月駕幸上天竺禮敬大士問住山若訥曰大

士之前合拜不合拜師曰不拜則各自攝尊拜則通
相恭敬上欣然致拜又問歲且修光明懺之意師曰
佛為梵釋四王說金光明三昧之道囑其護國護人
後世祖師立為懺儀於歲且奉行其法為國祈福此
盛世之典也上說授右街僧錄復賜錢即道明法師
故居建十六觀堂命內翰樓鑰作記○三月敕於禁
中建內觀堂一遵上竺制度○嚴陵唐仙姑者幼年
厭塵俗往姑蕪謁何蓑衣躬薪水十二年後逢呂真
人與之冊大上皇聞其名召入德壽宮請符水問曰
先生符水是行何法對曰不曾行法但以心為法以
神為符以氣為水耳上說書寂靜先生以賜之○日

本遣使致書四明郡庭問佛法大意乞集名僧對使
發函讀之郡將大集緇衣皆畏縮莫敢應命棲心維
那忻然而出日本之書與中國同文何足為疑即揖
太守視封牒讀以爪搗其紙七處讀畢語使人曰日
本雖欲學文不無味繆遂一一為析之使慚懼而退
守踊躍大喜曰天下維那也

四年四月八日召上竺訥法師領五十僧入內觀堂
行護國金光明三昧齋罷說法上曰佛法固妙安得
如許經卷師曰有本者如是上說進授左街僧錄慧
光法師自是歲歲佛生日賜入內僧帛五十匹修舉
佛事宋之瑞撰塔錄○九月上謂禮部尚書李燾曰科舉之

文不可用佛老語若自修之山林於道無害倘用之
科場恐妨政事中典

述曰儒家用老莊語其來已久故不可一旦絕去
至若窮理之妙盡性之奧高出世表而無所不容
者則無越乎釋氏之書然儒家欲明理於天人之
際身洪範中庸大學語孟求之自足倘涉乎佛經
語意則自違其宗而放肆無歸矣大哉 孝朝之
戒其有旨乎

六年四月上與群臣論東都治亂消長之數上曰朕
每念治平已前國家無事自王安石首亂成法繼之
以章子厚名惇蔡京之徒至靖康輔臣率皆庸繆以

致大壞蔡京謫死湖湘四十二年遷葬之日皮肉銷
盡獨於骨上隱起卍字若鐫刻然案佛經如來具三
十二相曾題卍字是其一由戒定慧積修所成其相
明妙魔王亦有三十二相其相稍晦今京相如此豈
非魔乎又豈非天地大數產此魔物為生民之禍乎
兩朝事鑑 ○十一月選德殿親灑靈威觀音之寺及
容齋三筆 靈威觀音寶殿以賜上竺名六字 ○太上皇召嗣天
師張守真至闕下咨訪道法就醮月臺祈禱有異應
賜象簡手書陰符經

七年二月靈隱慧遠禪師入對選德殿上曰如何免
得生死對曰不悟大乘終未能免上曰如何得悟對

曰本有之性磨以歲月自然得悟上曰悟後如何對曰悟後始知今日問答皆非上曰一切處不是後如何對曰脫體現前更無可見之相上有省首肯之

八年正月車駕幸靈隱錫賚有加○八月召天竺訖

法師徑山印禪師別峯費印靈隱遠禪師及三教之士集

內觀堂賜齋復令遠禪師獨對東閣賜坐問曰前日

睡中忽聞鐘聲不知夢覺是同是別對曰夢覺無殊

教誰分別上曰鐘聲從何處起對曰從陛下問處起

十月賜靈隱慧遠佛海禪師號曉睡堂

九年正月召上竺訖法師獨對選德殿賜坐問大士

歷代靈跡及法華經旨錄登對○魏公史浩佚老于四

明自號真隱居士每從南湖智連法師問法要號覺

師嘗曰師於禪律亦貫通邪師曰永泮雪消固一水

耳又問華嚴般若何太支離師曰支離所以為簡易

公儼然有省及師闋歸里乃於東湖創月波山放補

陀巖結洞室以安大士奉德壽殿書潮音洞以為

額首延覺雲高第則約法師專講智者教號元菴賜

初是公攝昌國鹽監借鄱陽程休甫沈海謂補陀山

忽一僧指巖頂有竇可以下瞰方瞻佇間公與眾見

大士金色身相而公復見雙齒出脣際如珂玉喜慰

作禮而退暨歸寺日已暮一長身僧來訪語公歷官

至大師且云公是善終文略公也他日入相主上欲

用兵須力諫之後二十年當與公會於越語畢遂去
乾道初以故相鎮越有道人自稱養素先生與公有
舊亟命延之索紙大書曰黑頭潞相重增萬里風光
碧眼胡僧曾共一霄情話擲筆竟出公大驚因追思
補陀事知長身僧及道人皆大士示現相距正二十
年云夷堅志補陀聖記○今月彼行
堂有大師所見補陀現相一軸

述曰越王出仕之初登補陀覲大士聞長身僧之
言許他日為師相且囑其諫君上勿用兵其後張
魏公後果勸孝宗北征越王諫之不從及符離
兵敗後歸見上上迎謂浚曰此行甚快史浩意蓋
大士預鑑時機知南北勢分未可以合故囑公與

諫以免生靈之塗炭也

史魏公過金山覽梁武帝水陸儀軌之盛謂報息度
世之道在是乃於月波山創殿設十界像與名僧講
究製儀文四卷以四時修供為普度大齋至今且互
之器繫約折衷音衆讚唄之音抑揚有節鄉城諸刹
莫不視此為法○國學生王日休龍舒人為六經訓
傳數十萬言一旦捐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其
為西方之歸乎自是一志念佛日課千拜一夕厲聲
念佛忽云佛來接我也屹然立化邦人有夢二青衣
引之西行日休為淨土文行於世嘗為之說云儒者
或以釋氏之徒無戒行故輕其教者豈可以道流不

肖而輕老子士人不肖而輕孔子釋氏之教有世間
法有出世間法其世間法戒殺盜媾儒釋未嘗不同
其不同者釋氏之出世間法也儒家止於世間故獨
言一世而歸之於天釋氏知屢世而能具見群生業
緣本末此其不同耳

述曰王龍舒之為儒也固嘗為六經作訓傳矣潛
心學古非世儒之常流也及盡棄其學而學佛必
有一定之見今人為儒未及於龍舒而欲以沈沈
口舌效韓歐排佛之失言是皆未足以知兩家之
道本不悖也至若世間出世間之說雖未盡理謂
佛能具見群生業緣本末此得之矣蘇黃諸公誠

知此伊洛先輩徒能以道自任以故時有排任然
不足以知此義也

淳熙元年二月賜內帑於上竺建藏殿及賜大藏經
皇太子為書殿榜○四月召鴈山靈峯中仁禪師入

對禁中

綱目
普燈錄

○五月召靈隱遠禪師入對便殿

二年三月駕幸上竺炷香禮敬大士詔建議護國金光
明道場賜白雲堂印令天下三學諸宗並詣白雲堂
公舉用印申明有司○六月召上竺誡法師獨對內
觀堂○十二月遣中使至阿育王山迎佛舍利塔上
瞻禮之頃見塔上有如月輪他日復見如水晶者敕
迎往東宮皇太子見相輪上纍纍若水晶貫珠

三年正月迎舍利於碧琳堂上見塔角有光若金珠者敕內侍奉塔還山具齋以謝靈貺○敕福州依天聖二年已降聖旨天合一宗教部付開元東禪鏤版入藏先是慈雲式法師奏乞天台教文入藏詔可之○二月詔台州報恩德光禪師入住靈隱十一月入對選德殿上問曰釋迦雪山六年所成者何事師曰將謂陛下志卻上詔賜號佛照禪師師號佛照四年八月參政錢端禮微疾請平田行機禪師入卧內跌坐談笑忽謂機曰地水火風暫時湮泊昧者認爲自己從上諸聖去住自在今吾如是豈不快哉遂斂目而逝公與機同參護國元禪師世知其有悟入

普燈

○召靈隱光禪師入對內殿進宗門直指上問

浙東名山太白玉凡之外以何爲勝師曰保福護聖國清萬年上說當時侍臣咸皆歎賞以爲各對○唐并三藏譯大般若經成六百卷有鳳城雪月大師大隱用難信解品一百三卷行通關之法以授後人本朝淳熙間有沙門不知所從來車載此經至四明角東行道中口浪浪誦不輟里人沃承璋遇諸塗問之曰我車上經皆能背誦承璋初不信試抽數卷對誦之頃刻即度始大異之徐叩其故沙門曰是有關法焉能通其關則百二卷之文皆可背誦承璋欣然願受教既通復教其妻子奴婢闔門皆能通誦乃刻

板行關法以化世人舊印本有薄熙

述曰嘗考經閣盡百三卷凡八十四科今教卷諸

文有八十一科名色者當是相承之誤沃本巨室

初不信法由沙門一化乃能背通般若然不知回

向淨土其沒也生日本為國主背有銘曰大宋沃

承璋日本入說若此愚客月波同住如習能開通

用沃本刊經關二卷以勸世人因敘承璋本事云

五年御書太白山賜往山了朴禪師師號慈航

七年召明州雪竇寶印禪師入見上問曰三教聖人

本同此理師曰譬如虛空初無南北上曰但所立門

戶異耳故孔子以中庸設教師曰非中庸何以立世

間幸嚴者云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上曰今時

學者祇觀文字不識夫子心師曰非獨今之學者當

時顏子為其體祇說得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

立卓爾亦未足以識夫子心夫子亦曰二三子以我

為隱乎吾無隱乎爾以此而觀當時弟子尚不識夫

子心況今人乎張商英有云唯吾學佛然後能知儒

上曰朕意常作此見上又問曰老莊之教何如師曰

可比佛門中小乘人耳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

毒化火焚身入無為界正如莊子形固可使如槁木

心固可使如死灰老子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大乘

人則不然度眾生盡方證菩提正如伊尹所謂予天

民之先覺者也。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如有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也。上大說，即白詔。住徑山。

別錄 奏

○詔佛照禪師德光往育玉山。十一月召

對內殿，賜妙勝之殿四字，為釋迦舍利殿額。八年上製原道論，曰：朕觀韓愈原道論，謂佛法相混，三教相雜，未有能辨之者。徒文煩而理迂耳。若按之以聖人之用心，則無不昭然矣。何則？釋氏窮性命外，形骸於世事了不相關。又何與禮樂仁義者哉？然猶立戒曰：不殺不姦不盜不妄語不飲酒。夫不殺仁也，不姦禮也，不盜義也，不妄語信也，不飲酒智也。此與仲尼又何遠乎？從容中道，聖人也。聖人之所為，孰非

禮樂，孰非仁義？又惡得而名焉？譬如天地運行陰陽，若循環之無端，豈有春夏秋冬之別哉？此世人強名之耳。亦猶仁義禮樂之別，聖人所以設教治世，不得不然也。因其強名，揆而求之，則道也者，仁義禮樂之宗也。仁義禮樂，固道之用也。揚雄謂老氏棄仁義絕禮樂，今述老氏之書，其所寶者三，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老氏之所謂仁義禮樂，愛人之大者邪？孔子曰：溫良恭儉讓。老氏之所謂不敢為天下先，豈非讓之大者邪？孔子曰：惟仁為大。老氏之所謂慈，豈非仁之大者邪？至其會道，則互見偏舉，所貴者清淨寧一，而與孔聖果相背馳乎？蓋三教未

流昧者孰之自為異耳夫佛老絕念無為修身而矣
孔子教以治天下者特所施不同耳譬猶耒耜而耕
機絲而織後世紛紛而惑固失其理或曰當如何去
其惑哉曰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斯可也其
唯聖人為能同之不可不論也聖

十年上親注圓覺經成賜徑山寶印禪師刑行於世
十一年上竺左街僧錄若訥劄子洪惟聖朝遵用唐
制立試經度僧之科竊詳大宋高僧傳洪覺範僧寶
傳所載自建隆開國至于南渡名德高行皆先策試
法華然後得度由此經是如來出世一化之妙旨
群生之宗趣快唯七卷繁簡適中故學者誦習無過

與不及之患自唐至今五百年來昭垂令典雖下及
萬世可舉而行唐世之式遠矣及我朝而甚詳如
文瑩湘山錄載國初潭州僧童試經此州郡比試
也歐陽脩歸田錄載執政宋綬夏竦同試童行此朝
廷開試也若僧史略載宋梁時不許私度願出家者
入京比試竊詳三書之意當是天下童行先就州郡
試中然後入京執政開場親監覆試第名奏上方下
祠部給牒若特詔疏恩如建隆八千僧太平普度十
七萬則又不在試經之限或謂有虧國用者則將對
之曰但於每歲以千牒為試經之擬即以千牒之資
均於餘牒俾不能誦經而裕於財者亦得求度厥今

天下僧冗矣。試經以行古道，費牒以限常人。誠足以復祖宗之成法，救末流之冗弊也。上可其奏，付執政。下僧司具格式，以供申不期竟為中書所沮。○建興福院成，先是上坐訥法師，屢以疾求間，上曰：且賜地築室。一二年後，彼此作闕人。水邊石上，共說浮生。至是以賜師為佚老，授兩街都僧錄。東宮為書歸隱，其室。

十六年上遜位，于皇太子退養重華宮，稱壽皇。○壽皇召慧光若訥法師入內殿，注金剛般若經書成。上積日披覽，益有省發。

光宗

孝宗第三子

九月四日重明節未獻陵

紹熙二年十月慧光法師入寂，謚宗教廣慈法師。塔白普照。

五年四月刑部都官陸沅沐浴冠服就寢而化。時忽聞蓮華香氣自口鼻噴出。沅號省菴，居四明鄞之橫溪。每晨起誦法華，日一過者三十載。年登八秩，增至三部為詩，見志有清晨三度到靈山之句。又闍大藏誦佛號，乞天台教門少林宗旨，無不博究。第陸游故翁撰

佛祖統紀卷四十八

物馬... 卷之八

... 卷之八 ... 正平四月... 言音...

... 卷之八 ... 正平四月... 言音...

